

儿童散文的诗性体验

——以林芳萍《阿嬷家的樱花,开了》为例

洪妍娜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散文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与心灵的恣意流淌是分不开的,同样,儿童散文的自由书写与童年记忆也是不可分割的。林芳萍的《阿嬷家的樱花,开了》,同样是童年记忆的书写,但却有别于其他同类型的儿童散文。林芳萍在书写过程中除了有大量敏锐的感觉和诗意的想象外,还构建出穿透日常生活呈现超越意义的生命诗性。这份书写既是对童年记忆缺失的修补,也是对童年记忆认知的完善,更是对时空距离下童年的审美观照。

关键词:儿童散文;林芳萍;童年记忆;诗性体验;审美表达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1-0006-04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1.002

Poetic Experience in Children's Prose

——Taking *Grandma's Oriental Cherry Burst into Blossom* by Lin Fangping as an Example

HONG Yanna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China 321004)

Abstract: The inclusivity of prose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spiritual freedom. Likewise, the free writing of children's prose is connected with childhood memory. With the similar theme of childhood memory, *Grandma's Oriental Cherry Burst into Blossom* by Lin Fangping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kinds of children's prose. Besides lots of sensitive feelings and poetic imaginations, the poetic life with surpassing meanings is constructed through daily lives, and the writing is the remedy for the loss of childhood memory and the improvement for childhood memory and cognition, and even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for childhood in time-space distance.

Key words: children's prose; Lin Fangping; childhood memory; poetic experience; esthetic expression

童年的记忆不同于逻辑化、范式化的社会记忆,它有着回归生命本体的本真性。童年的记忆在把握对时间的个体化感知方面时,犹如原始人感受世界的思维方式,即维柯所说的“诗性的智慧”,那是充满“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1]的原初记忆。但由于这份原初记忆的幽远性和模糊性,所以在书写成文学记忆时,不可避免地要转化成较为复杂的记忆形式。我们已经回溯不到童年记忆最开始的那个点,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假想中的童年记忆。散文与精神自身的松弛正是书写童年记忆的重要途径,

方卫平先生说过:“我觉得散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最贴近作家主体的精神空间和心灵流动状态的一种文体……我觉得散文的写作心理控制是非常松弛、非常自由的……而散文的松弛正是精神自身松弛和表现、控制这种松弛的一种反映”^{[2][3]}。在松弛状态下书写童年记忆,除了借助感觉力和想象力的原初记忆外,还需重构诗性童年的再生记忆,林芳萍的儿童散文《阿嬷家的樱花,开了》书写了这种可能性。

收稿日期:2015-11-12

作者简介:洪妍娜(1987—),女,安徽合肥人,在读博士,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一、原初记忆之感觉

感觉能力是生命活动中最基本的意识,伴随着生命的成长,感官能力渐渐从混沌和初级逐步走向确定和复杂,但也正是这份复杂的意识,反而少了童年生命节奏的自由流淌,曾经敏锐的主观直觉能力日渐枯萎,只有葆有童年记忆的人,才能产生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感觉能力。在剥去层层抽象概念的遮蔽之后,我们感觉到的是充满色香味的喷薄升腾的生命本身。

阿嬷家的阳光是有色香味的……莲雾树上的阳光应该是红色的吧……葡萄藤上的阳光应该是紫色的吧?木瓜树上的阳光应该是橘黄色的吧?还有芭乐树上的阳光,一定是绿油油的吧?……当我蹲在莲雾树下,和滚落在地上、圆圆点点的阳光玩弹珠时,我闻到了清甜的莲雾香;当我站在葡萄藤架下,数着阳光爬在叶上形成的一条一条毛毛虫时,我闻到了甜酒的葡萄香;当我停在木瓜树下,想摘一片木瓜叶做扮家家的雨伞,仰起头,阳光像金雨密密地洒下来时,我闻到了熟甜的木瓜香。

这是一段洋溢着浓浓生命和活泼童趣的书写,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阿嬷家阳光的质地,眯着眼睛看一看,那是有着水果颜色的阳光;撅着嘴巴闻一闻,那是有着水果味道的阳光。童年记忆中的弹珠、毛毛虫、木瓜叶做扮家家的雨伞,都同阳光一起从记忆中倾泻下来,将当下的自我淋得酣畅淋漓。林芳萍用自己的心灵去把握童年记忆中的微妙感觉,将自我的日常的感觉书写为儿童的审美的感觉,激发起我们心灵对于生命的重新认识。

我在屋里听着雨声。听雨在屋檐上敲木琴,一片瓦叮叮一片瓦当当,叮当叮当当;听雨在树叶上摇沙铃,一叶渐渐一叶沙沙,浙沙浙沙沙;听雨在山顶上打鼓,一声咚咚一声隆隆,咚咚隆隆。

这里对雨的感觉是以听觉为核心的,且感觉的密度是非常集中的。童年记忆中阿嬷的屋檐就像一条在空中款款摆尾的大红鱼,是约定好要它为它保守秘密的,雨中阿嬷家的屋檐让这条大红鱼顿时游弋起来,记忆也因它充满了音乐性和节奏性。余光中先生认为,语言的节奏正是散文所应追求的艺术高

度。这里密集叠词的书写都是声韵的美,真正优秀的儿童散文传达的正是这样一份活泼的童年情味。我们再仔细听,那叮当叮当当、浙沙浙沙沙、咚咚隆隆的雨声仅仅只是屋外听来的吗?似乎并不是这样,“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的内心节奏才是听见的敲打在记忆里的雨声。它可以唤醒记忆中沉睡的断断续续的感觉,那是魂牵梦绕和缠绵悱恻牵手下的童年。

雨丝细细柔柔地飘着,像有人站在山顶上洒下一把一把新生的鹅毛,落到身上先是一阵轻微的痒,再化成了沁凉。

“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提供并维持这种基本幻象,使其明显地脱离周围的现实世界,并且清晰地表达出它的形式,直至使它准确无误地与情感和生命的形式相一致。”^[3]童年记忆中的雨继续下着,但这雨明显脱离了周围的现实世界,林芳萍通过细微密集的感觉带领我们体验独特的情感形式,这里的体验不再是被动的经验认识,而是审美的生命认识。雨丝是有生命的,它自己独特的生命形式,当记忆沉淀下来之后,雨丝便汇成一股滋润意识的小河,我们不必再望洋兴叹,只需划着感觉的小舟,再借助一些想象的风力便可精神游历。

二、原初记忆之想象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一切文学作品都离不开想象的构建,童年记忆的书写亦是如此。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跨越,作家主体的童年记忆不可能原本本按照逝去的过去进行还原,即便是还原,也是融入想象成分后填补记忆中不准确和不完整的变形。所以童年记忆的书写,正如林芳萍所描绘的那样:

我想内心收藏记忆就像房间摆放家饰般吧?有些会被更动汰换,有些却会恒久屹立成房间的一部分。

在实际情况中,记忆就像布置房间的家饰,那些美好和谐的记忆停留在脑海中,丑陋的、格格不入的记忆则被加以改换和抛弃,因此“对于人而言,我们不能把回忆描述为一个事件的简单再现,或者看作以往经验的微弱映象或摹本。这绝不是一个重复的过程,而是过去的一种再生;它包含着一种富于创造性和构造性的过程”^[4]。人在记忆的过程中不断重

复和重建经验,那些跳跃的、片段的记忆,我们必须加以整理、归类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而童年的记忆则可以实现过去与当下的诗性对话,在选择定位中实现与未来的沟通。台湾少儿散文作家桂文亚女士在《阿嬷家的樱花,开了》序中说到,“童年是人之初,它像一株幼苗的根,如果连根拔起,生命的记忆就中断了,一个缺少童年回顾的写作者,他的生命历程会有缺失的。”在生命的历程中,过去与今天、成人与儿童、陌生与熟悉、整体与碎片,这些记忆的综合便是想象力作用的结果。

梦里,有一队欢天喜地的迎亲阵向我走来:
萤火虫提着发亮的灯笼,纺织娘举着刚织好的大红喜幛,金龟子吹着一朵喇叭花,大螳螂敲着锣鼓又打钹,四只蜗牛抬着一顶大花轿,所有的虫子都开开心心、热热闹闹地叫起来……

阿嬷拿出来的绿色的风扇呱呱直响,所以童年记忆特别清晰的记下了那个时间点,夏天的第一天。同时关于这一天是如何被攻占的也清楚地记得,绿纱窗外的蝉鸣和绿纱窗内的风扇鸣。阿嬷说,夏天来的第一天就是田蛙娶亲的大喜之日,于是,记忆里绿纱窗内的风扇鸣一跃而成热闹的蛙鸣。梦里如童话般的娶亲队伍重整了童年记忆,想象与回忆一起将夏天所有的绿整合在一起,成为对夏天最本真的记忆。

我喜欢站在院子里,看着黄昏的时候,天空从山后面慢慢、慢慢地暗下来。像在一张被水渲扫过的画纸上,轻轻点染了几笔墨汁之后,看着浓稠的黑扩散,晕漫开来了,浸淫成一个深黝黝的夜晚。

对于当年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而言,日常生活中缀满了从幽暗的黄昏到深黝的夜晚这样平常的画面,可是童年记忆里等待黑夜后提着自制铁灯笼的游戏,让这日常生活的夜晚变得丰满和扎实起来。黄昏如水墨画般的晕染成夜晚的生活细节,如果没有想象力的关照,那它也只是无意义、无生气的细节。儿童散文中日常的细节想象是点亮童年记忆的诗性之光,那饱蘸浓稠墨汁晕漫开来的画纸,浸淫的不仅是深黝黝的夜晚,更是勾勒出一幅追寻传统文化诗意的记忆之旅。

我眨眨晶亮的眼睛,捕捉那盏盏辉烁的灯光;灯光闪闪照亮了草丛;草丛摇曳在阵阵凉风

中;风儿吹赶只只萤火虫;萤火虫四处散开来,像迸裂的月光,映照在我眼中。

这颇有传统童谣中连锁调的味道,顾名思义,即像锁链中前一个链环紧紧相连着后一个链环,这种顶真的结构因为其声韵的效果和有趣的关联,从而充满了活泼泼的童趣。这环环相扣的记忆在想象中变得更加紧密,想象中四处散开来的萤火虫,像迸裂的月光超出了我们固有的经验,映照在我们眼中的是变更后的经验,那是对事物更加本真的认识,是“深藏在我们心中,仍在我们心中,永远在我们心中,它是一种心灵状态”^[5]。

三、再生记忆之生命诗性

散文作为文类之母,班马先生指出:“这种‘世界图景’的散文气度,本来即具有散文文体的世界万物之对应性;也从这‘实在世界’的本身宽广性而导引少年儿童的‘精神边疆’之扩展性”^{[2]80}。这里少年儿童的“精神边疆”的扩展,需要的是儿童散文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渗透着生命诗性的儿童散文,应该是儿童散文赋予我们的最喷薄的生命智慧。童年记忆下一往情深的书写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回忆,众缪斯之母,回过头来思必须思的东西,这是诗的根和源”^[6]。

这条时光之河大部分时候都平静无声,只有在流经大石头时,会激起漩涡的水花,咕噜一声,试图唤醒沉落的记忆。我一步步逆流溯源而上,时光也一寸寸往前倒回。

记忆中孕育成长的乡土人家是依着水坝聚集在一起的,这玉石般的水坝将翡翠山峰里流出来的溪水截成了两段,要想从溪水的这一端到溪水的那一端,就必须经过水坝的考验。对于童年而言,这是慎重而又刺激的仪式。这潺潺的流水将水下的梦幻世界与水上的现实世界竟分隔的如此遥远,然而也正是这潺潺的溪水隔着历史时间的审美观照,我们才得以在倒影中重新审视那段逝去的记忆,于是发现纵使那些细小的沙子已经遗漏,但美丽的鹅卵石却为记忆搭建一座闪着金色阳光的水晶宫,水晶宫里住的是呵护成长的阿嬷和如画如云一般的阿公和叔公,以及所有守护童年生命的老人。

我乘机把我的手搭叠在阿嬷手背上,让阿嬷的手像一只老乌龟,载着我的小手乌龟,划游

到层层碧叶清波间。

确实,在童年记忆的那个当下,阿嬷捡菜被叶汁染黑的手指以及阿嬷常年摘茶握茶变大的大手,就像是一只老乌龟,而那个当下的我的小手就像一只小乌龟一样开心地在老乌龟的背上游戏喧闹。可现在对于书写童年记忆的当下的我,阿嬷的手虽还是像一只老乌龟载着我的小手乌龟,可是回想起来更是一点一点地、一步一步地、一心一意地陪伴着我的成长。阿嬷告诉我怎么采茶、怎么烧草、怎么采竹笋、怎么挑橘子、怎么种木瓜树、怎么煮红豆汤;阿嬷告诉我七夕夜下雨是因为这一天织女要帮牛郎将一年的盘子洗完,所以边洗边流泪;阿嬷没有告诉我但却一直在做的是让我学会敬重和感恩生命。

常常,我看着阿公,觉得他随时都在变小,等他变回最初来到这个世界的样子,便会以这个样子离开世界。好比画圆,起点和终点都在同一点时,就画好了一个圆。

阿公离开我们的时候,大家都说他的一生很圆满,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吧?

鲁迅在《野草·题辞》中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一个对生命充满敬畏的作家,一定会不可避免的涉及时空维度下的生命形式,而死亡是必须面对和不可回避的问题。“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逍遥游》)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消逝,而是融为生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断循环和轮回的生命旅程。

我笑了,就在笑当年那个自己时,我也相信,阿公现在是真的到了一个如画的地方。

那么此刻,叔公是不是如愿地回到了山上,踩着黄土闻茶香呢?

我抬起头,有一朵云飞上了“弟弟山”山顶。

死亡作为儿童文学中的特殊主题,是需要成人作家小心翼翼的体悟再小心翼翼地书写的,书写死亡对于儿童和成人的精神成长和升华都是一种契机。书写过程中作者和叙述者是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如何叙述,即叙述本身。桂文亚女士认为:

“少儿散文最好能具备发人深省的力量,但也只需‘若有所悟’‘若有所思’刚好达到‘哲学的边缘’,意即‘提供空间’”^{[2]100}。考虑到儿童读者年龄的特殊性,所以在努力纪实的书写过程中,需要进行或多或少的修改,让儿童在扩展精神边疆的同时,葆有自己对于审美经验的诗性体验。记忆深处阿嬷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阿公的画像,画像里的阿公非常传神,他会在画里聆听我的喜怒哀乐并和我进行情感交流。画像里的背景却像是另一个寻找不到的世界,一个不属于阿嬷家的幻想世界。阿公逝世后,画像里的背景虽真的成为另一个触及不到的世界,但却是真真实实存在阿嬷家的现实世界。而曾经那个在山林里踩着黄土种茶、采茶的年轻体健的叔公,面对自己形骸枯槁的病体,留下悲伤的泪水,可“弟弟山”山顶的那朵云,带着叔公也带着我们走向了最初的那个自己。

竹林下的石桌,常有几个老爷爷在下棋。

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几双眼睛抬望我,有这么一刹那,我仿佛从那闪过一线光彩色的眼神中,找到了曾经遗落的一颗颗弹珠……

“诗化的回忆是回忆者带着全部情感沉浸到过去的经历中去,是经过艺术抽象的主体热烈地拥抱经过艺术抽象的对象,在无间的交融中创造一个诗意的世界。”^[7]这个诗意的世界便是童年记忆中既是坟地,也是游乐场的竹林后的世界。在穿越生死的屏障中,既有沉沉入睡的土地,也有生机勃勃的新草。处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点上,孩子永远关注的是现在。竹林拆除后的“星空夜游”童年冒险之旅遗失了十颗珍贵的弹珠,改造后建成的老人院又重新栽种了几簇竹子,老人们开启了崭新生活。生命正在一步一步走向终结吗?不,生命正在重新开始,你看,那一颗颗的弹珠又回来了。“文学文本替孩子重现整个世界,以及他们自己在该世界中所处之地位,如果重现得够逼真,就会变成儿童读者所相信他们身处的世界。”^[8]童年记忆得到了诗性升华!

我把对二叔的记忆和飘零的樱花埋在一块儿。每当新的一年来临,花季的樱花林盛放时,我便仿佛看到阿嬷家的樱花,又开了……

(下转第17页)

- [14] 向华, 绘本创作工作室. 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中国民间童话系列[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
- [15] 金玲, 芮丽娇, 徐灿. 老鼠嫁女[M]. 绘本. 南京: 江苏凤凰出版社, 2011.
- [16] 张玲玲, 刘宗慧. 老鼠娶新娘[M]. 绘本.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8.
- [17] 金波, 李蓉. 老鼠嫁女[M]. 绘本.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3.
- [18] 黄缨. 漏[M]. 绘本. 南京: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
- [19] 周翔. 耗子大爷在家吗? [M]. 绘本.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2.
- [20] 钟敬文. 民间文学概论: 第2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289.
- [21] 梁川. 漏[M]. 绘本.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0.
- [22] 杰克·齐普斯. 冲破魔法的符咒: 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激进理论[M]. 舒伟, 译.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 40.
- [23] 谈凤霞. 突围与束缚: 中国本土图画书的民族化道路——国际视野中熊亮等的绘本创作论[J]. 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2): 148-153.

(上接第9页)

沿着记忆的寻宝图, 一路寻找一路收获, 宝藏的终点就在阿嬷的红瓦房里。至此, 童年记忆里的诗性小花, 开了。在儿童散文的潺潺小溪中梳理一波一波的感觉, 在儿童散文的清澈小溪中编织如梦如画的想象, 在儿童散文的嬉戏小河中召唤生生不息的生命。它们彼此间互相灌溉、互相倒映、互相成趣, 诗性的小花一朵一朵的绽放在小溪边, 成为人类童年记忆里最美的画面。

林芳萍的儿童散文《阿嬷家的樱花, 开了》, 既综合个体经验丰富的感觉与生动的想象, 同时又融入了诗性的审美表达, 儿童散文的生命诗性正是通过儿童特有的心理表征缓缓走向生命最初的本原, 这是人类童年记忆中最真实、最美好的心灵写照。

[参考文献]

- [1] 维柯. 新科学[M]. 朱光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162.
- [2] 桂文亚. 这一路我们说散文'96 江南儿童文学散文之旅[M]. 台北: 亚太经网股份有限公司, 1996.
- [3] 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80.
- [4]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李琛, 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45.
- [5] 加斯东·巴什拉. 梦想的诗学[M]. 刘自强,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166.
- [6] 刘小枫. 诗化哲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02.
- [7] 吴其南. 现实 文本 文本间性[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13-14.
- [8] 培利·诺德曼, 梅维丝·莱莫. 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M]. 刘凤芯, 吴宜洁, 译. 台北: 天卫文化, 2009: 115.

